



郭根源

92.2

FUXING DE GUCHENG—HANDAN

复兴的古城——邯郸

郭根源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书店发行
•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500

统一书号 12086·9 定价 0.22元



毛泽东主席视察邯郸（1959年9月24日）



周恩来总理视察邯郸（1959年6月4日）

目 录

绪 言.....	1
悠久的历史.....	4
灿烂的文化.....	14
古迹与传说.....	25
古城在复兴.....	46
后 记.....	68

绪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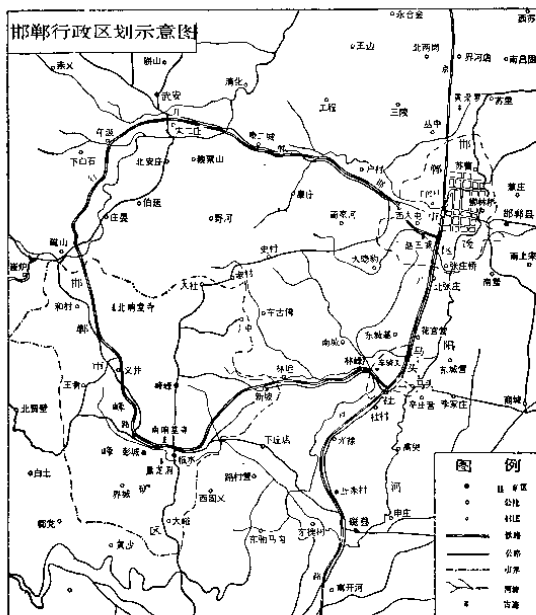
邯郸，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古老城市之一。它位于华北平原的西部，太行山脉的东麓，漳河的北面；它在河北省南部，邻接河南、山东、山西三省。现在是河北省邯郸地区和邯郸市、邯郸县的党政机关所在地。这里交通便利，京广铁路穿市而过；公路交通以市区为中心，辐射各县，贯通全区，连接邻省，北上京、津两市；市内滏阳河也可进行小型航运，直下天津。

邯郸位在发源于太行山东坡沁河的冲积扇上南北两组低缓的丘陵之间，地理形状犹如一个“箕”形的小盆地。西望是层层迭迭的丘陵和高山，东边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京广铁路成了山区和平原的分界线。箕形盆地海拔由七十五米逐渐下降到六十五米，到了市区仅有五十多米。市周围水源丰富。南来的滏阳河，到市南之后，转折向东，继而向北，绕了市区两面。沿太行山下行的沁河和洺河，穿过市区注入滏阳。几条河流象条条银练，镶嵌在邯郸市的周围和其间，把这座古城映衬得更加美丽。

邯郸，1952年把原邯郸县城区设市。1956年，位于邯郸西南四十多公里石鼓山南麓的煤城，原河北省峰峰市并入邯郸市，峰峰成了矿区；后来又把邯郸南十五公里的马头镇并

入邯郸市，马头镇就成了邯郸市的一个工业区。邯郸、马头、峰峰，呈“品”字形，并修筑了邯郸——马头——峰峰（经磁山、武安）——邯郸的环形铁路及公路，加上滏阳河源于峰峰，经过马头，再流邯郸，把它们紧紧连接在一起。

古城邯郸不仅有光辉的过去和欣欣向荣的今天，而且一



邯郸市行政区划示意图

定会有更加光辉灿烂的现代化的未来。邯郸，经历了兴盛——衰落——复兴的历史演变，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众多的名胜古迹，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解放后，尤其是毛主席发出复兴邯郸的指示以后，这座小型商业城市，在短短的十九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以迅速的步伐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

悠久的历史

“邯郸”一名，最早出现在《春秋》中。据载，古时候，在邯郸城西（一说在东城下）有一座邯山，其势如墙，又叫堵山。这座山到这里为止，没有向外伸展，所以因地而名：邯，山名；单，尽的意思。城郭从邑，所以“单”字加邑成“郸”（“邑”为“阝”部的古写，出土的部分古币上有“甘单”字样，分析认为，“甘”为山名，形成城市后也加“邑”成“邯”了）。这就是名字的来历。邯郸，春秋时属卫国，后属晋国，到战国时期属赵国。它最初见于文献记载，是在公元前546年，《春秋·谷梁传》载，卫献公弑（音kān）因故杀了大夫宁喜，宁喜的同伙、卫献公的弟弟鱄（同专），因此逃到当时属于晋国的邯郸，“织约邯郸”（“约”，音qú，是古代缝在鞋头上的条带）。到了战国时期，邯郸一名，史书上经常出现，一直沿用到现在。两千五百多年来，邯郸历尽沧桑，经历了盛衰荣辱。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变革时期。“五霸”（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五个称霸的诸侯）以后，晋国的赵、魏、韩三家分晋，于公元前403年分别得到了周威烈王（公元前425—前402年在位）的允许，建立了赵、魏、韩三国，就形成了“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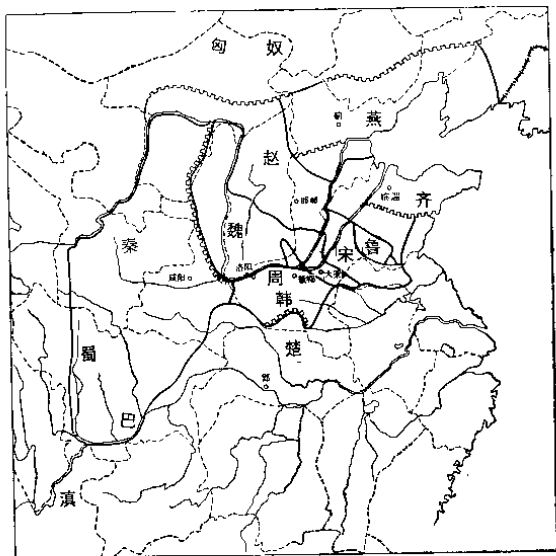
雄”(指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诸侯国)并峙的政治局面。

赵敬侯(公元前386—前375年在位)元年即公元前386年,赵国迁都邯郸。邯郸作为北方大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历了八个君主,度过了它一百五十八年的全盛时期。新兴的赵国地主阶级在这里建皇城,修丛台,部署治水患,筑长城,指挥灭中山、抗匈奴、败楼烦等开拓疆域的战争,巩固和加强了大地主阶级的统治。

处在兼并剧烈时期的赵国,为战国初期的大国之一,有西起黄河,东至清河,南到漳河,北有易水,西北傍阴山的广阔疆域,面积仅次于楚国和秦国。建立诸侯国十七年中,曾多次迁都(据清代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輿纪要》记载,赵国开始建都赵城,即现在山西省赵城。一迁至耿,即现在山西省河津县东南;二迁至原,即现在河南省济源县西北;三迁晋阳,即现在山西省太原;四迁中牟,即现在河南省汤阴县西;后又迁回晋阳;赵敬侯时又自晋阳迁都邯郸,一说自中牟迁都邯郸)。最后定都邯郸,直到公元前228年被秦国所灭。

赵敬侯选中邯郸建都,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根据邯郸的重要地理位置和它早期兴起、繁荣的经济地位,作出的战略决策。

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邯郸的兴起,成了我国当时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公元前455年史书中就有“邯郸之库实”的记载(《资治通鉴》周赧定五十四年)。大商贾吕不韦(阳翟人,一说濮阳人)子父两代久住邯郸,



战国形势简图

“贩贱卖贵，家累千金”（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并在这里奠基了他入相封侯的大业。从近年战国陵墓遗址发掘中发现，南方产物如油漆的广泛使用和齐、魏、燕等国的货币大量出土考查，当时邯郸的贸易已相当发达。这是因为邯郸在交通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邯郸恰在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上。大道以西是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与崖壁陡峭的深箐大谷，以东是河流纵横的平原，间以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

低地。邯郸南北的大道才是理想的通道。现在的（北）京广（州）铁路北段是这条古道在现代交通上的表现。同时，邯郸又是穿越南北连绵千里太行山的隘道，晋代郭缘生的《述征记》记载，它是“太行八陁”之一的“滏口陁”（具体位置在现在峰峰矿区石鼓山下滏阳河发源处，因地而名）。这里又是东西的交通要道，现在的邯长（治）公路，就是大体上沿着古郡上党东趋邯郸的陁道修筑的。邯郸在两千多年前就是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之一。同时，它位居山东半岛的腹地，中原之犄角，是华北一带的战略后方，幽燕地区的南线前哨，晋冀鲁豫四省的交通咽喉。西部山区，地形错杂，便于部队疏散隐蔽；东部平原，平坦少阻，便于部队运动转移。以邯郸为中心，居西击东，进有依托，防有屏障。形势险要和位置的重要决定它又是战略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左传》和《邯郸县志·大事志》记载，春秋时期，邯郸就不断发生战争。如公元前500年，晋国赵鞅（即赵简子）兵围卫国邯郸，与午（人名，卫国贵族，封地在邯郸）争斗；公元前497年，晋国赵鞅与午争夺封地，午败被杀；公元前494年，齐、卫两国围晋国五鹿救邯郸；公元前492年，赵鞅攻范氏、中行氏；公元前491年，赵鞅攻杀士皋等战事，都发生在邯郸。可见当时的邯郸地处险要，已经日益明显了。

邯郸也是最先发达的冶铁中心之一。它附近丰富铁矿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显然也是早期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冶铁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应用于耕作，更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土地制度的变化，终于使代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

的田赋制，代替了奴隶制社会的井田制。到了战国，铁器的应用更加普遍。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宛（现在河南南阳）、韩国的棠溪（现在河南省西平县），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冶铁中心。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说，战国时期冶铁业出现了大富豪，“赵国卓氏，冶铁致富”，“邯郸郭纵，富敌国王”。近年来，在邯郸市内地下八——十米处也发现冶铁渣堆多处。可见，在铁耕盛行的战国时期，邯郸冶铁已成为手工业的重要部门。再加上邯郸地处温带，依山滨水，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对农业十分有利。所以，它的早期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它的迅速发展与赵国建都互为促进，相得益彰。从选择邯郸定都看来，赵敬侯具有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远见。他兴建的皇城，实质上是建立在既是军事要塞，又是繁华城市的军事、政治堡垒。繁荣的邯郸城为赵国建都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新建的统治中心又把这座地位重要、兴盛繁荣的城市紧密地控制起来。其目的在于占领地利条件，与秦国、韩国争夺另一军事要地上党一带，窥视全国，逐鹿中原。

然而，随着变法彻底的秦国日益强盛和它推行“远交近攻”策略的胜利，它的实力逐渐超过其它诸侯国，秦国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如破竹地进行了统一中国的战争。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一战，赵战败，被俘士兵遭活埋达四十余万，赵国实力削弱，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攻下邯郸，俘虏了赵王迁，太子嘉逃到代（当时为赵地，即现在河北蔚县），自立代王，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这就宣告了邯郸作为都城的终结。公元前209年，地方割据势力

秦统一中国后，设邯郸郡为全国三十六郡之一。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又封其爱子如意为赵王，邯郸宫城有所重建（见清嘉庆《一统志》引宋代《舆地要览》一书）。位于邯郸大北城北部堂皇的温明殿就是那时的建筑。两汉时期，除偶有间断外，都封有赵王，为邯郸古城的再次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实行郡县制又设诸侯国的汉代，赵国所管辖的范围仅有四县，这就决定了邯郸的政治地位远不能与战国时期赵国都城相提并论。但是，由于还处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汉代，连续而又稳定的统治，尤其经过文帝、景帝统治期间，汉朝统治者“重本抑末”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出现了经济繁荣，“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后汉书·食货志》）。“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司马迁：《史记》）的地理条件和一度开发的丰富矿产资源，又有战国时期的贸易基础，邯郸得以振兴起来。汉代的邯郸是繁荣兴盛的五大古都之一。它与当时的洛阳、临淄（现在山东省淄博东）、宛（现在河南省南阳）、成都齐名，贸易兴盛一时，经济兴旺发达。繁荣时间约有二百年。

在此期间，邯郸曾遭受以吴王濞为头子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汉景帝时发生的吴、楚等七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武装背叛汉朝中央，邯郸的赵王遂是其中的一个参加者）。公元前154年，“汉使曲周侯郿寄击之。赵王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栾布自破齐还，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国除”（见《汉书·高五王传》）。

新莽末年，故赵缪王子刘林拥立王郎于邯鄲，与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争夺统治权。公元24年，刘秀于“四月，进围邯鄲，连战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诛王郎”（见《后汉书·光武帝纪》）。

新莽（公元9—24年）时，改长安东西市令和洛阳、邯鄲、临淄、宛、成都五市长为五均司市师（官名——编者注），管理工商税收和市场物价。可见，当时虽经战争浩劫、政治事变和王莽改制，邯鄲仍然兴盛繁荣。

东汉（公元25—220年）的中后期，政治黑暗，豪强争权，生产破坏，盐铁私营，商业停滞。此后，邯鄲的繁荣已不见记载。可见，从那个时期邯鄲渐趋衰落。汉、魏之际，代它而起的是南距四十多公里的邺城（在现在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城有着与邯鄲大体相同的地理位置，先后经过战国时期魏国西门豹和东汉末年袁绍的统治，到了三国时期曹操又把这里作为魏国政治中心之一，称为“陪都”。在这里“习文”、“讲武”，训练士兵，苦心经营。尤其是公元204年以后，开掘了白沟等水利工程，农业及水上运输条件又都比邯鄲优越。此后，后赵、后燕、东魏、北齐各代都曾建都邺城。北齐后王高纬虽曾营建邯鄲官，利用汉、赵王宫旧址重建，但是，这并没有改变邯鄲日益衰落的趋势。

西晋以后，由于还处在奴隶社会的北方游牧部族的纷纷南侵，使华北平原上先进的生产和文化，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经济衰落，民生凋敝，大量人口流徙江南。与长江中下游相比，黄河中下游的经济、文化地位，就失掉了它过去的相对优势。在北方游牧部族一次又一次地入侵期间，邯

邯郸和北方各大城镇一样，都遭到了“焚剽殆尽”的摧残，城市大大地缩小，这就构成了邯郸日益衰落的人为因素。

公元608年，隋朝统治者役使百万军民，开通了南到黄河，北达桑干河的永济渠（后改造为大运河），形成了自古以来华北平原上第一条纵贯南北的运道，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的重要地位。

从江南经济的发展到平原水道的开辟，在这一广阔的历史、地理的背景上，不难看到隋、唐以后邯郸继续衰落下去的一些原因。邯郸自汉改郡为县，汉、魏之后，已经下降为一个普通的县城，有时划为磁州，有时划归洛州。明代，立府级行政部门后，划归广平府。忽南忽北，隶属无定，说明它的政治地位，已是无足轻重了。此间，关于邯郸的记载，也很少了，有的则是诗人抚今追昔，把它作为寄托凄凉伤感情绪的地方，写出了许多诗篇，如“醉骑白花路，西走邯郸城。扬鞭动柳色，鸟啭春风生。深宫翳绿草，万事伤人情”（唐·李白：《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兴怀》），“客从长安来，驰马邯郸道。伤心丛台下，一旦生蔓草”（唐·岑参：《邯郸客舍姬》），“千年此地寻遗事，独对西风上古台”（张承仁，见《邯郸县志》），真实地反映了邯郸颓败没落的凋零景象。据《邯郸县志》记载，元代学士王恽曾面对邯郸荒废的丛台，坍塌的温明殿，用“黄粱梦短不须惊，满马红尘过赵城。独上荒台重惆怅，野烟无处认温明”的诗句，抒发惆怅郁闷的心情，把邯郸昔日的兴盛繁荣比作象“黄粱美梦”一样的短暂，可见当时的邯郸，已经是衰败没落、“明日黄花”了。

一般说来，人口的增减反映一座城市的盛衰。根据史